

小兒腦病治療的關鍵主要在於家長

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

也許有人會問，既然中醫在治療小兒腦病（包括自閉症、小兒腦性癱瘓症、腦炎後遺症、唐氏症等）方面有著獨特的療效，為何筆者臨床治愈的比率僅為 4/38 呢？也就是說，筆者所收治的 38 例腦病患兒中，雖然所有的患兒均有不同程度的症狀改善，但僅僅只有 4 例痊愈。這就是筆者在本文中所要強調的重點之處。

小兒腦病不是絕症，但要達到完全治愈的目的，不是僅僅靠筆者的醫術就能做到的。筆者祇是位醫生，祇會治病，有可能治愈小兒腦病。但小兒腦病患兒的命運掌握在家長的手中，家長願意、或者不願意給自己的孩子治病，全在於家長；家長是不是認真地配合醫生對孩子進行針對性的訓練，也全在於家長。治病全靠堅持，家長得有較大的付出、得有能夠痊愈的堅定信念；這些，對於孩子疾病的康復起決定性的作用。對此，筆者在長期的臨床研究中深有感觸。

對於小兒腦病，目前西醫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，只能通過語言或行為的訓練，試圖對患兒有所幫助。然而這種方法療效有限，尤其是對於智力中樞損傷的孩子更是如此。因此，大多數家長對於自己孩子的康復已經不存希望了，只是認命。但是，還是有那麼一些家長不肯服輸，愛心驅使他們進行不懈的努力，希望能夠找到治療孩子疾病的方法，哪怕祇是一點點症狀上的改善也好。筆者在三十餘年臨床中所結識的許多這類家長，的確可歌可泣。通過中醫治療，孩子症狀上所出現的改善、甚至痊愈，使他們的愛心得到回報，他們也因此而得到最大的滿足。

然而，有些個別家長是不負責任的，前者有位患者告訴她的朋友，華夏中醫的吳醫師能夠治療她 3 歲女兒的自閉症，勸她趕緊把女兒送去治療。可孩子的母親卻衝著她說，“我哪有時間？！”唉，如果媽媽都這麼說，別人還能說什麼呢？筆者還聽說有位兒科醫生，或許是出於考慮自己的身份和名聲，他們專門請了位保姆照看自己患有自閉症的孩子，同時將其基本封閉起來，不與外界接觸。具有類似心態的家長還不少，他們不敢面對自己孩子的疾病，多採取逃避的態度。誠然，在他們眼裏，或許名聲或金錢比較重要，癡呆的孩子即使長大後，是不會懂得責怪誰的。當然，或許在某一天，他們會因為良心發現，會為自己的錯誤而羞愧、而遺憾終身。

與他們相反，有許多家長為找到筆者而感到慶幸，他們認為這是給孩子多一個康復的機會。他們日日夜夜為著孩子病情的減輕作出最大的犧牲。記得中國有位患兒家長余先生，當時，為給他的兒子治病，不管是颶風下雨，還是暑熱寒冬，他每晚 7 點鐘都會準時到醫院門口排隊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。每週六天，在長達五年半的治療期間從未間斷過，其舐犢之情令人感動。由於他的執著，他的兒子得到完全康復，能夠入讀正常學校，享受 正常孩童的生活。兩極化的家長心態，導致截然不同的臨床療效，這些充分說明家長的愛心和犧牲，對於患兒疾病的康復是何等的重要。

通過三十餘年的臨床，筆者對於患兒家長的心態有一定的了解，也常常與願意為自己孩子作出奉獻的家長們溝通。記得 2001 年在給患兒 PETER（彼得）治療的過程中，孩子的外婆曾告訴筆者，彼得的媽媽最近心態上的可能有些問題，想請筆者和她談談。詢問中得知，隨著上學季節來臨，媽媽難以忍受他人歧視的眼光；同時她還覺得孩子近期的療效沒有剛開始的三個月明顯，也因此而急。其實，類似的問題是所有的患兒家長都會遇到的，許多家長常常會因為自己孩子的病狀而感到自卑，感到擡不起頭來。當然，這種心態完全是錯誤的，孩子患病是每位家長都不願看到的，而且這類疾病目前還被西醫列為“絕症”，這些屬於家長的責任嗎？顯然不是。作為家長的她，一得到華夏中醫可以治療這種疾病的訊息，立即帶著孩子前來醫治，並取得一定的療效。同時，為了配合醫生治療，她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輔導孩子進行訓練，使孩子的狀況得到長足的進展。其間的付出，是那些歧視人家生理上缺陷的家長們難以做到的；所以筆者鼓勵她，認為她應該感到自豪，因為她比其他孩子的家長付出更多，當然也更加偉大。關於療效的問題，她也存在著觀念上的誤區。想當初，由於看到患兒痊愈無望，她打算在百年之後，將患兒托付給她的大兒子一起生活。通過三個月的治療，她看到了患兒症情的改善，看到了孩子能夠獨立生活的希望，因而覺得療效明顯，感到振奮。振奮過後，其心態就漸漸開始疲勞；因為這個時候她忘記了初診前自己絕望的心態，忘記了當初筆者所說的治療期所需要的大致年限，儘管她還是看到孩子病情仍然不斷有著進展，但她卻不以為然，希望筆者還可以更快、更快、更快地使孩子得到更多的改善。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超越著目前科學所能允許的限度，因而家長會出現不應該有的急躁情緒，直接影響到孩子的治療。原因很簡單：其一，由於急躁，她會認為治療沒效，因而就懶得認真地收集孩子日常生活中症情的變化，進而影響到孩子的治療；有少數家長甚至會因此而放棄治療。其二，由於急躁，她會過分拉擡對孩子的要求，由於孩子的能力達不到她的要求，因而會更加損傷孩子已經受到傷害的自尊心，她的孩子常常因為惱恨自己能力不足而哭泣即為明證。筆者的分析使她恍然大悟，她很快地修正了自己的不正常心態，知道珍惜臨床上孩子的每一點點進步，積極配合筆者對孩子進行耐心的指導和訓練。與“欲速則不達”剛好相反，孩子的病情改善提速了，通過九個月的治療，患兒的智力、體力、以及說話能力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。

如同家長對待子女的學習成績所要求的一樣，孩子考了 99 分，家長還會認為孩子努力不夠；即使門門功課 100 分，家長仍會給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。這些都屬於人們思維中所出現的正常現象。由於無視、或者忘記了“絕症”的客觀性。某些家長會因此而採取不當的作法，他們或者不與醫生配合，拒絕對孩子進行適當的訓練，甚至乾脆停止治療，患兒 VOGT（沃格特）的家長就是出於這種心態而停止對孩子治療的。通過三個月的治療，沃格特在智力上的進步是明顯的。從不理睬家長的話、眼睛望著別處，到懂得用眼睛注視家長講話，到聽得懂家長的部分講話；從不懂得提出自己的要求，到會使用手勢向家長表達自己的意願，到進一步自己去做（如

開冰箱找東西吃，開電視機看等)；從開始治療時的哭鬧，到知道伸手、張口來配合治療，以及輔導老師所反映的學習上的明顯進步；從喜歡獨處，到有時候願意和其他孩子玩耍，到喜歡外出並懂得遵守排隊的規矩，甚至還知道“欺善怕惡”(同是插隊者，他會推開比他年齡小的、而不敢動大的)；後來，他還知道髒褲子穿著不舒服，懂得自己脫下來。患兒行為上的改進，可以充分說明孩子智力上的進步。在體力方面，患兒手腳較前靈活，學會丟球；在三個月治療期中，患兒身長明顯增高，大約長高 3 英吋。上述臨床症狀的改善是較為顯著的，但孩子的家長卻始終堅持以“沒見到孩子講話”為由來否定患兒臨床症狀的改善。因為在家長的心裏，他沒有客觀地用孩子現狀與原來的狀況對比，而祇是將沃格特與另一位患兒 BRAUN (布朗) 相比。布朗是他的親戚，也是不能自主地用語言表達自己意願的腦癱患兒，僅僅祇治療四個月，孩子的語言能力就完全恢復正常。當時筆者曾耐心的解釋說：“兩個患兒雖然都是不會說話，但布朗的腦細胞損傷程度比沃格特輕許多。當初我對布朗父母承諾的治療期為一年，而沃格特的治療承諾期為三年，怎麼可能在幾個月內讓您的孩子說話呢？”孩子的家長不願意尊重臨床治病的客觀性，反而憤而停止了沃格特的治療。這也就是筆者所收治的腦病患兒中，很多未能痊愈的根本原因。作為醫者，筆者也希望能盡快治愈患兒，因此，筆者能夠理解並體諒家長的這種心態。

臨床上，這種急躁的心態在許多患兒家長身上都會出現，雖然是因父母的愛心所致，無可指責，但它是有害的，家長應該努力去克服它。在治療的過程中，家長應經常想想來華夏中醫治療之前自己的心態，當時孩子雖然在接受語言和行為方面的輔導，但作用並不是很大，那時家長的心情是絕望的。雖然希望自己孩子能快點康復的心情屬於人之常情，但應該懂得尊重科學，不能存有“明日就會恢復正常”的奢望。筆者常說，自己只能給予孩子三分的治療，其餘的七分完全靠家長的配合，離開了這個基礎，離開家長對孩子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，筆者也不可能治好孩子的病。因此，筆者經常呼籲家長正視問題的客觀性，克服自己的急躁情緒，建立起信心；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仔細觀察孩子在生活中的細小變化，並提供給醫生作為臨床參考依據；同時積極地按照醫生所要求的訓練方式去輔導自己的孩子，只有雙方在臨床上的配合，患兒才能夠得到更快的康復。

在長期的臨床治療過程中，大多數家長都會對筆者有“意見”，說句笑話，即使能堅持進行治療的患兒家長，也難得對筆者的努力說出一、兩句讚賞的話，因為他們心裏所想要的，並不僅僅是已經取得的臨床療效，而是接踵而來的更多更高的要求。當然這是極其自然的，無可厚非。

在給孩子們治病三十餘年的過程中，筆者深深地感受到家長對孩子的愛，也常常經受這種愛的“折磨”。初診階段，四處碰壁而處於無望狀態的家長，會隨著孩子身上所出現的症狀改善而驚喜；接著就會覺得改善緩慢而出現焦慮。這個時候，筆者就“倒楣”了；既要給孩子作進一步的治療，又要給家長作思想工作。在治療過程中，筆者還得面對家長不斷的要求。譬如前面提過的余先生，他常常以表達內

心感受的委婉方式不斷地向筆者提出要求，一撥接著一撥，令人喘不過氣來。記得開始時他說祇是想看到孩子能硬朗些，頭能擡起來，不再流口水等等，筆者通過半年多的治療滿足了他的要求。接著又說希望能讓孩子走路，一年後筆者也滿足了他。誰知沒過多久，余先生即對筆者說：“唉，真想潔潔會害人（“害人”為武漢方言，指孩童調皮搗蛋。其意指其子智力低下，反應遲鈍）”。筆者安慰他道：“別急，大概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到。”大約又過了半年時間，孩子的外祖母向筆者“投訴”說：“吳醫師，潔潔害死人啦，經常把米撒在地上，好幾次害得我差點摔倒。”言詞中洋溢著難以掩飾的高興。走路和調皮的願望都實現了，余先生卻更不滿足了，他繼而又對筆者“施加壓力”說：“吳醫師，我是白當了一回老爸了。”見我未明其意，他接著補充道：“人家的孩子早就叫爸爸了，而潔潔快四歲了，至今還沒叫我一聲爸爸，您說，我是不是白活了？”他激動地表示，只要聽到潔潔叫他一聲爸爸，他寧願去跳江（跳江指跳進長江。表示家長當時的心情之急迫，願意以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來換取孩子喊他一聲“爸爸”）。依據孩子病情的進展，筆者認為他的願望可以達到。果然，大約在半年後的一天下午，余先生瘋了似地跑到醫院來，大聲叫道：“吳醫師，潔潔叫我爸爸啦……！”當時的情景令人激動。記得當時筆者還曾調侃過讓他“跳江”，他卻回應道：“兒子都叫我老爸了，我才不想去死哩。”

由於人們對於中醫調治小兒腦病的臨床療效並不十分了解，再加上四處求醫碰壁較多，因此難免產生認命的觀點而放棄給孩子治病。根據筆者臨床經驗，中醫治療這類疾病，祇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見到明顯的症狀改善，無需更多的時間來證實。而且也應該知道，三歲左右為患兒最佳治療時期，拖過五歲後，其療效則會相對稍差；因此，儘管不了解中醫治療，也無需完全相信筆者所說的話，家長可以通過試診一、二個月來觀察療效，這樣可以給自己的孩子多一個康復的機會。